

文学报
创刊

二十年

Exclusive

獨家特稿

L I T E R A T U R E P R E S

story

1981-2001



文匯出版社

文学报
创刊
二十年

Exclusive
獨家特稿
LITERATURE PRESS
story

1981-2001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报创刊 20 年独家特稿 / 邝国义等主编 . — 上海 :
文汇出版社 , 2001.10

ISBN 7 - 80531 - 978 - 2

I. 文... II. 邝...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
—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25747 号

文学报创刊 20 年 (1981—2001) 独家特稿

责任编辑 / 陈 伟

封面装帧 / 袁银昌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 200002)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上海长阳印刷厂

版 次 /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50 × 1168 1/32

字 数 / 378,000

印 张 / 15.75

ISBN7 - 80531 - 978 - 2/G · 555

定 价 / 28.00 元

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龚学平为本书题写书名

獨家私稿

音七百三十學平
集而題二〇〇一年
為文學教紀念文



序

值此《文学报》创刊 20 周年之际,《独家文稿》一书出版,我谨表示衷心的祝贺。20 年来,《文学报》坚持正确的办报宗旨和舆论导向,认真宣传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及时传播文学界信息动态,广泛团结、联系作家和文学爱好者,为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为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作出了积极贡献。祝愿《文学报》全体同志在新世纪新征程上,按照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的要求,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再接再厉,进一步提高办报质量和水平,为把《文学报》办成在国内外具有更大影响的文学综合性报纸而不懈努力。

中国作协党组书记
中国作协副主席



2001 年 4 月 12 日

《独家特稿》编委会名单

主 编： 邱国义 田永昌

编 委 会：（以姓氏笔划为序）

田永昌 朱小如 朱金晨 李连泰 胡良骅
邱国义 徐春萍 徐福生 程德思

编务校对：毕 云 徐远冬

目 录

听毛毛谈爸爸——《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作者答记者问	3
春的问候——朱镕基总理探望冰心老人	21
一个文化人在英国——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忆	25
二战中的一次绝密任务	37
奔向延安	57
史诗性影片《开天辟地》诞生记	69
“文化问题亟待重视”——访著名学者王元化	79
上海人……历史沿革·文化心态·人格构成	85
独树一帜译“文心” “文心”寄与后来人	104
白天一朵花 夜晚一盏灯——东方书报亭纪实	109
—	
欲哭无泪话《天网》	123
为百姓写作,九死而不悔——访《抉择》作者张平	133
我为何再写“反腐败”	139

“海灯神话”的是非非	146
揭露造“神”公案 还“海灯”庐山真面目	

——作家张扬出版新著《谎言重复一千遍》面面观	151
“佛子”的真面目——一位女记者追踪采访实录	159

三

三毛回来了——本报记者追踪采访记	175
他使曾国藩活了——《曾国藩》及其作者唐浩明	186
二月河妙笔重现三帝王	197
席慕蓉：草原女儿的爱	204
乡愁·网络·现代诗——余光中访谈录	209
无名氏的爱情传奇	218
不朽的情人——丁绍光的画中魂	251
吴小莉荧屏内外的故事	256
红烛泪干——范大雷教授纪实	263
在“一滴文库”会访水上勉	276
北京：法拉奇旋风	284
我的中国之行	

——(1993年10月14日在中国社科院学术报告厅的 讲演)	294
她从三十年代文坛走来——不该忘却的女作家罗洪	299

四

王家卫为何特别鸣谢刘以鬯

——影片《花样年华》背后的文学故事	307
《红色康乃馨》的幕后故事	317
一本书，一个梦，50年——老作家鲁彦周处女作失而	

复得记	323
那斧头，天天砍我的心！ ——顾城之妻谢烨母亲的控诉	329

五

长风，为夏公送行	341
侧面遥看陈望道	350
左拉泪——记著名翻译家毕修勺	354
深深的遗憾——收到陈学昭绝笔前后	363
永远的伤痕——巴人与他的小女儿	373
上海文坛，有五位本世纪同龄人	387
“他只有他的莎士比亚”——宋清如女士回忆朱生豪	398
丰子恺的世界	405
著作与风骨共存——悼念柯灵先生	417
先生前身是梅花——朱屺瞻的“文学因缘”	423
张中晓与他的《无梦楼随笔》	431
高山景行 德厚流光——追忆西戎老师	438

六

鲜花重放二十春——《重放的鲜花》编辑杂忆	449
报春花开第一枝——张光年和《班主任》的发表	460
关于《班主任》的回忆	467
历史的选择——纪念朦胧诗二十周年	475
回首朦胧诗	488

(—)

路 军

听毛毛谈爸爸

——《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作者答记者问

《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面世后,受到读者极大的关注和欢迎。不久前,应《文汇报》记者提议,作者毛毛在北京接受了京沪两地一些新闻媒体的联合采访。本报特约撰稿人、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记者路军专程赴京参加访谈。

在答记者问时,毛毛谈到文革的痛苦经历对她父亲成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影响;谈到父亲一生历经政治波折,其性格中的忍耐和韧劲;谈到父亲情感丰富的内心世界和他对国家、对人民、对家庭子女的一片深情;也谈到父亲少为人知的一些业余爱好。当谈到大哥邓朴方向她讲述文革中遭受迫害的详情时,话语哽咽、十分动情……

本报特约撰稿人路军提问时,毛毛表示“你提的这个问题很重要”,还主动谈起她一家人对上海人民的深厚感情,她说:“我父亲生前对上海有一种很深的不解之缘。”

近两小时的采访,毛毛给记者留下了热情、爽朗、健谈而又富有思想的难忘印象。本报编辑部同仁在记录整理采访录音时,也无不被她的言语深深打动。

——编者

一位记者说，读这本书的过程中，一直想着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后记中的一句话，“我以我的全心爱我的父亲”。还有，作者在两本书的封底都引用了小平的话，“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切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位记者希望毛毛具体谈谈对这两种爱的感受。

毛毛：不同的人对爱有不同的解释和理解。我在这部书里面大量地写了我们这一家人，我们子女和父亲、母亲在文革中经受的这些遭遇，以及在经受整个大落大起的波折中，我们一家人相互依存、相亲相爱这么一种家庭爱的氛围。这是我感情投入比较大的一本书，比第一本书《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感情投入的成分大得多。我把我对他们这一家人的感情，相互间的爱，我对他们的爱，通过这本书表现出来。

我们这个家庭其实是挺普通的家庭，有祖母、有父亲、母亲，有我们这些兄弟姐妹，后期还有孙子、孙女，这么四代人。这是一个很传统的中国式的大家庭，人口挺多，也挺热闹，大家一直生活在一起。但是我们这个家庭比普通的家庭稍微要特殊一点，就是因为我父亲的原因，就不只是一种血缘关系的家庭，更重要的一层意思是我们的政治家庭。通过我的书可以看到在不幸之中，在政治磨难、政治起伏之中，我们一家人的许许多多经历。在这些政治起伏和磨难中间，我们这一家人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我们互相之间的爱，靠我们家庭成员的亲情，靠我们相互之间感情上的和生活上的支持，共同度过这个磨难和困难。文革后期当我们长大以后，就更增加了一些政治上的互相的了解、互相的理解、互相的支持，在一般的血缘亲情之中增加了许多政治上的共同的一些认识、一些信念，所以这种爱我觉得比单纯的亲情的爱又要多一层意思。其中包括共同经历的荣辱，在生活上、感情上和政治上取得的很多共识。所以是最单纯、最朴实的一种爱，又是一种包涵比较广泛的

一种爱，这亲情，这爱，应该说它包容的含义更加大些。

我的这本书封底印着我父亲一句名言，就是他深深的爱着他的祖国和他的人民，这句话是最打动我的。我父亲平时不爱说话，也不用语言表达说我爱你，但是我觉得他是用他的全心在爱着他的祖国和人民，他奉献了自己的一辈子。他本人是无所求，什么身前身后名，他都无所求，但是他是真的爱着他的祖国和人民，他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这个。作为子女，文革后，我们开始长大一些了，开始成熟起来了，开始能够从政治上理解我的父亲，特别是在后期我们共同跟他经历了许多的政治起伏以后，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看到父亲的一言一行，认同他的一言一行，这种感情就已经不单纯是一种子女对父亲的感情了，含义就更加深刻了。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我才有权利说我以我的全心爱着我的父亲。

有记者问，《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这本书在上海引起很大的反响，第一批运到上海的书几天之内就一售而空了。文革对于全体中国人民都是一场灾难，小平同志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对于文革这段生活，作者最大的感悟是什么呢？毛毛在回答这个问题前，主动说到她们一家人对上海深有感情……

毛毛：首先我要通过你向上海的读者表示真诚的感谢。因为我也听文献出版社给我介绍说这本书现在在上海受到读者的欢迎。通过你向上海的媒体、报纸和广播电台、电视台表示感谢。上海的媒体给予这本书以相当的关注，我也感谢上海的读者、人民群众和媒体对我的厚爱。我们全家人对上海都是很有感情的。我父亲生前对上海有一种很深的不解之缘。年青时代干革命工作起就在上海。后来上海又是他和战友们率领大军解放的。他在当总书记期间，又多次到过上海。在文革以后他更把上海作为他的一个最主要的愿意去的地方。所以每年差不多他都去上海，在他的晚年，一共在上海过了七个冬天，春节都是在上海过的。最后他又提

出了浦东开发这个问题。而且一再表示在改革开放中间有一个失误，对上海浦东的开发问题提得晚了。如果再早提出来的话，那上海的龙头作用应该发挥得更早一些。当然他还是看到了上海的腾飞，看到了浦东的腾飞，我觉得他是心中没有遗憾地辞世的。到现在还有很多上海的朋友经常到我们家来看望我的母亲和我们全家人。在这里，我再一次向上海的读者和上海老百姓表示问候和感谢。

我今年 50 岁了，应该说我在自己的一生之中，对我刻骨铭心的时期就是文革十年。因为文革开始我正好 16 岁，刚刚从少年时代步入青年时代。对很多人生的道理，对政治问题，从完全不了解，开始逐渐地有所认识。在这时候突然就面对了这么大的一个冲击，不管是家庭命运也好，个人命运也好，都面临了很大的起伏。其中当然有很多的不幸，但是我觉得文革不是我一个人的遭遇过程，它是整个中华民族、整个国家、全体的人民所经历的这么一个非常时期，一场人间浩劫。我很愿意把自己铭心刻骨的这段历史和我所知道的我们一家人在这个非常时期所面临的一切变故，还有我父亲作为文革中间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他的命运和故事写出来。但是，我并不仅仅是要把这个灾难写出来，或是把这场浩劫写出来，或只是让人们知道我们在文革中受了什么样的苦，或是我父亲遭遇了什么政治上的坎坷，不是这个目的。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如果仅仅是去倾诉他的苦难，老是去不停地抚摸自己的伤口，这绝对于世无补。我写这本书是想通过写我们一家人，写我父亲邓小平这个文革中的政治人物的政治命运，写我们中国在文革十年的浩劫，力争去把一些政治的脉络，一些事件发展的脉络和发展的轨迹研究清楚，写清楚。而最终的目的还是要让大家去感悟，通过我的笔，通过我们的故事，去感悟这一段十年的历史，感悟这一段在新中国历史上长达十年的浩劫，感悟动乱的局面给中国和中国

人民带来的不幸。通过这些感悟让大家去反思，我们在发展道路上，一定要避免这种悲剧的重演，使国家能取得一个健康的发展氛围。最终还是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人民富强起来，国力增强。我觉得对文革最重要的不在于沉湎于这种历史的悲痛之中，最重要的是要总结历史，向前看。

记者说，文革结束后我们国家走上了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的道路，相继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最近江总书记又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读完这本书以后，有这样一个感觉，文革中的磨难，使邓小平同志有更多的机会和最基层的群众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这段经历对他完善思想，最后成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不是有很大的影响？

毛毛：我觉得你提这个问题很重要，实际上文革的这一段经历，不管是磨难也好，还是政治经历也好。对我父亲最终提出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应该说是至关重要的，或者在相当程度上来说是决定性的。

追求共产主义理想，建设社会主义，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人民富强起来，这是他从年青时代参加革命起就追求的、毕生所追求的理想。但是究竟怎样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究竟社会主义道路应该怎样去走？这对于刚刚掌握政权才十几年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非常新的话题。文革以前经过了17年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摸索和奋斗，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取得了很多经验。但是毕竟对于怎样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怎样走我们自己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对中国共产党的整个领导层和我国全体人民来讲，都还没有准确地把握。我们走了很多的弯路，也经过了一些曲折，当然我们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经过了文革这样一个非常极端的，非常灾难性的十年以后，使得包括我父亲在内的中国领导人、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体人民起码看清楚了有什么东西是不对的。我

觉得这是最重要的。比如说我们在民主法制方面，在经济体制方面，我们都存在些什么问题，存在什么样的不足和缺陷。通过文革，不光是我父亲，当然我父亲他有一个很深的认识了，全国人民都有一个很深的认识。所以我最后写了一点，我就说我父亲最后提出改革开放道路能够取得成功，这并不是说他想要怎样，他提出来就能够成功的，而关键是通过十年文革全体中国人民都看到了我们怎么样是不行的。那么我们就要向着正确的方向去探索，给了大家一个思想解放的大前提。也就是说把坏事变成了好事。

父亲接触了很多文革之前作为一个地位比较高的领导人所接触不到的人和事物。当然他也感受到了很多作为被打倒的人所经历的那种巨大的波折。我觉得他不仅仅是从事物的表面来认识这些问题，他是更深地引申到整个政治、经济领域全面地来考虑中国的前途问题。他在文革的后期，从 1975 年开始，实施全面整顿。他实际上已经在把他对文革的思考，对文革进行的纠正，开始付诸他的行动，不过那时时机还不成熟。但这毕竟成为以后能够进行改革开放的一个探索。

有记者提出：80 年代初，日本首相访华时问小平同志，到目前为止，你所经历过的最辉煌的阶段和最曲折最痛苦的阶段是什么？记得小平同志当时说，最辉煌的时候是挺进大别山，最曲折最痛苦的时候就是文革时期。记者请毛毛比较具体地介绍一下小平同志在文革时期内心的痛苦历程。

毛毛：我父亲的性格跟我们不太一样。我们家其他的人，从我母亲开始都是笑口常开，一天到晚乐乐呵呵的，爱说爱笑。但是我父亲的性格是非常有特点的，他就是不爱说话。据说他年轻的时候也是爱说爱笑的，但是后来可能因为他经过了一些生活上的和政治上的波折以后，性格有所改变。所以拍他的电影我都觉得挺难的。怎么演他呀，他又不爱说话。演员都不好演，你要演毛主席